

十五家年譜叢書

據集譜增訂

陸文安公集譜

附補一卷

陸文安公年譜序

陸集本有年譜嫌其詳略失中今仍其舊者十之七增之刪之者十二三若卷二附諸兄子姪事略益以各家序論均原譜所無者自來朱陸異同之辨最可憎厭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四科豈能執一但當論生平行事志業植立如何言語之疵何足病亦或有爲而發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速貧速朽之言夫子各有所爲而發不得其解則抵牾多矣病其言語併其行事志業沒之尙虛言而不究實行儒者雖多無救於國家之敝必此族矣周志雅堂雜鈔嘗聞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起於元祐盛於治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眞可嘔枯吹生凡治則富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爲麤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以爲俗吏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西銘及語錄之類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下而士子作詩文能發

明聖賢義蘊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偽學之士競趨之稍不及其黨必擠之雖時君亦不得為辨之其氣酸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消祐咸消則此弊極矣是時為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腦冬烘徹夜非食出則以破竹輟昇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為市人不為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憤憤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倡偽學之黨甚於典午之清談乎 閔案周記亦有過處然日擊時艱大要不遠偽學之禁倡自姦臣則偽學之黨亦彼輩目之耳程子朱子受摛擊最甚程朱實未嘗立黨陸子併不在黨禁之列門人陸氏斷斷必分朱陸同異則初雖無黨反為人藉口有黨矣 陸氏家學一準儒先並非禪學乃病其近禪極力譏詆夫所謂近禪者語帶機鋒警人覺悟而已非徑援禪語解經也楊龜山謝上蔡解經直有糅儒釋為一者 龜山謂白淨元垢即孟子猶所謂色即是空又云維摩經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上蔡謂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又云儒之

仁佛之覺又云釋氏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

人都議陸不議楊謝一爲洛學一孤

立無附也學術天下萬世之公豈可存門戶之見有門戶則

羣焉庇之無門戶則羣然擠之儒術之敝至此爲極豈可尙

揚其波乎

近儒陸清獻張清節皆不免門戶之見

今之所辨實欲破除門戶廓

然見天理之公學問之廣聖有清任和質有中行狂狷學有

四科皆不可偏有是非皆爲孔孟之所取昔人謂朱近曾子

陸近孟子此亦聽天下萬世公論不必斷斷彼陳建者阿附

閣臣排陸以陷王作學部通辨

見四庫全書提要

顧端文陸清獻張

清恪序之刻之卽未嘗取陸子全集一攷而吳鼎所糾之割

裂湊合者略未照察眞讀書儒者疏略如此不可解矣

光緒丁丑三年八月朔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

東書院

後攷李穆堂文集有陸子年譜序知李氏亦嘗爲陸子年譜特吾未見耳其序云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云云玩李序意大旨與閔合第不審詳略如何行事又止及復齋梭山而從政處士二兄從略其子姪更不及閔則全載陸氏一門之美爲一卷於陸學尤詳備焉閔又記

陸文安公年譜引用書目

象山集

復齋集

宋史

宋元學案

陸子學譜

朱子集
名臣言行錄

呂成公集

張南軒集

楊誠齋集

陸放翁集

周平園集

魏鶴山集

眞西山集

吳文正集

黃漳浦集

劉蕺山集

陳幾亭集

李穆堂集

萬孺廬集

江西通志

撫州府志

雜采叢書

隱居通議

陸文安公年譜卷一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編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公生

公陸姓名九淵字子靜號存齋撫州金谿人居延福鄉之
青田父賀字道卿贈宣教郎母饒氏兄弟六人長九思字
子強次九敘字子儀次九皋字子昭次九韶字子美卽梭
山先生次九齡字子壽號復齋謚文達次卽公

十年庚申二歲

十一年辛酉三歲

是年母夫人饒氏卒

十二年壬戌四歲

侍父宣教公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十三年癸亥五歲

十四年甲子六歲

十五年乙丑七歲

公嘗云某七八歲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十六年丙寅八歲

十七年丁卯九歲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十八年戊辰十歲

十九年己巳十一歲

二十年庚午十二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三歲

公與李侍郎書云十三志古人之學

二十二年壬申十四歲

公與涂任伯書云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
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二十三年癸酉十五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六歲

聞長上道靖康之事乃翦去指爪學弓馬嘗云二聖之讎
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
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

二十五年乙亥十七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八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九歲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歲

二十九年己卯二十一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二歲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三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第四名 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

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 又云復齋家兄一日問

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功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

夫 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此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丁父憂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五歲

居憂

二年甲申二十六歲

居憂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七歲

服闋 有與童伯虞書云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聲利之心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大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尙必修其天

爵後世之求人爵者蓋無事於天爵矣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戚惑亦甚矣

二年丙戌二十八歲

三年丁亥二十九歲

冬夫人吳氏來歸

四年戊子三十歲

五年己丑三十一歲

六年庚寅三十二歲

七年辛卯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八月子持之生

八年壬辰三十四歲

春試南京奏名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時尤延之

知舉呂伯恭

祖謙

爲考官讀公易卷至狎海上之鷗游呂

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
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
仁術不可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物交乎物吾見其淺焉
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
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
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
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

內艱出院乃屬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屬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朗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是年在京徐誼子宜蔡幼學行之來從學 在浙楊簡敬仲孫應時季和等來從學

秋七月十六日抵家 家有書齋舊以存名家之東偏曰槐堂有古槐樹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至是修葺之朱濟道與人書云近至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傅子淵歸家告人陸先